

住房对家庭教育消费支出的资产效应: 来自中国家庭的实证研究

邵洲洲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上海 201209)

摘要: 利用 CHFS2019 数据, 以住房价值对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的影响为核心, 深入探讨各类家庭资产对教育消费决策的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 收入和住房价值增加能促进家庭教育支出, 而家庭现金存款对家庭教育支出没有显著影响。通过半线性回归发现, 住房价值与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之间呈非线性关系。住房价值处于很低和很高位置时, 家庭住房增值对教育支出都没有资产效应, 只有中产阶层的住房价值对教育支出有显著的资产效应。住房价值与教育负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 Z 型, 当住房价值处于中间值时, 住房价值稍微增加就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负担, 随住房价值继续增加, 其对教育负担的影响减弱。

关键词: 教育经济; 教育支出负担; 家庭资产; 住房价值; 半线性回归模型

中图分类号: F830.9

文献标志码: A

The Asset Effect of Household on Education Expenditure: Analysis Based on China Household Survey Data

SHAO Zhouzhou

(School of Economics & Management, Shanghai Polytechnic University, Shanghai 201209, China)

Abstract: Utilizing data from CHFS2019, this study delves into the impact of housing value on household education spending and the burden of education, thoroughly investigating the mechanisms through which various household assets influence educational consumption decisions. The findings indicate that increases in income and housing value can enhance household education expenditures, while household cash holdings do not significantly affect education spending. Through semilinear regression, a nonlinear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ing value and both education spending and education burden was discovered. When housing values are very low or very high, the appreciation of household housing does not exhibit an asset effect on education spending. Only the housing value of the middle class has a significant asset effect on education expenditur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ousing value and the burden of education displays a Z-shaped pattern; when housing value is at a medium level, a slight increase can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household's educational burden, but as housing value continues to increase, its impact on the educational burden weakens.

Keyword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s; educational expenditure burden; household assets; house value; semi linear regression model

0 引言

中国教育增长势头很强, 2022 年 9 月教育部发

文, 自 2012 年以来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 GDP 比例连续 10 年保持在 4% 以上, 另外家庭一直是教育投入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 因此有必要从中国家

收稿日期: 2022-10-25

通信作者: 邵洲洲 (1989-), 女, 江西九江人, 讲师, 博士,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用管理。E-mail: zzshao@sspu.edu.cn

基金项目: 2023 年上海市教育系统工会理论研究会立项课题资助

庭的教育支出的视角研究中国教育获得的不公平性。从地区差异来看,农村地区参与率下降,而一、二线城市参与率仍在上升。从家庭社会经济背景来看,高收入、父母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家庭参与率上升,而低收入和父母受教育水平较低的家庭参与率有所下降。从2019年校外培训的支出也可以看出,尽管校外培训的参与率下降了,但选择参与的家庭平均支出大幅增加,尤其是初中学生家庭的支出是2017年的2倍左右。从家庭主观感受来看,农村和低收入家庭认为校内负担更重,城镇和高收入家庭认为校外负担更重。家庭内部通过科学的教育投资决策方式,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增加受教育者的知识技能,为家庭未来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中国教育消费表现出城乡消费差异、区域消费差异和教育资源分布不均等特点^[1]。

针对家庭教育投资的群体差异,现有文献虽然关注了家庭背景对教育投资决策的影响,但相关研究往往以家庭收入、父母的教育背景为切入点,分析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效应: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家庭消费决策的影响,缺少对家庭资产的关注。现代意义的资本效应随着居民资产多元化,不可忽略房产、金融产品对家庭消费的资产效应。关于中国家庭的实证研究指出,房产在家庭财富中的比重较高,对家庭消费决策具有显著的影响效应。因此本文将住房价值对教育消费决策的影响作为核心进行深入研究,从家庭资产多元化的视角分析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这对于家庭教育消费决策安排、教育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不同类型资产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存在差异,其作用机制各不相同。通过清晰全面地了解微观的家庭内部的教育支出决策机制,探究我国家庭教育支出行为的决定因素,尤其是家庭财富的变动如何影响家庭教育支出行为及消费结构,为促进个体间的教育公平提供解决思路。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学者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教育机会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家庭资本对教育机会获得有重要影响,家庭资本多的初中生获得影子教育机会更多且对影子教育的投资更大。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影响,不同家庭的子女教育投入水平实际上构成了一个“渐变的等级分化序列”^[2]。家庭资本对子女

高等教育数量和质量获得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社会分层导致的教育机会差异,从作用机制方面来看,优势家庭通过直接资源排斥和间接文化传递将家庭资本优势转化为教育机会优势,实现高等教育获得优势^[3]。家庭收入和父母的特征(教育、职业、户口等)是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和家庭教育负担的重要因素^[4]。家长的受教育水平、人种、年龄以及居住地区均对家庭教育支出有影响^[5]。随着家庭经济水平的提高,家庭投入择校、课外补习班、聘请家教等方面的费用上升显著,部分地反映出现有的公立义务教育尚难满足城镇居民对优质教育的旺盛需求。

在解释教育费用的差异时,有3种理论:一是收入决定论;二是文化影响论,重男轻女的传统观念;三是政策效应论,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中国家庭在抚养孩子的方式上出现政策诱导型的转变,集约型的抚养方式^[6]。

其中收入决定论指出与非中产家庭相比,中产家庭的教育投入优势非常明显,随着收入的增长,家庭对子女的教育总支出显著增长,而教育总支出相对于收入的负担却在下降^[7]。教育参与率尤其是校外教育参与率是离不开家庭经济实力的支撑,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其学校教育支出和校外补习支出均明显增多^[8]。

文化决定论主要是从教育的角度,高学历和婚姻状态正常的家庭消费更高^[9],尤其是我国高等教育代际传递程度较高,具有高等教育背景的父代可以显著提高其子代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即我国存在“学二代”现象^[10]。父母职业阶层差异、城乡差异、子女性别差异、子女数量差异4个方面,对教育回报率均有影响^[11]。

除此之外,现有文献大都只研究教育支出的绝对值,而忽略相对值,掩盖了家庭消费结构差别。本文将细致考察家庭固定资产对教育消费的资产效应,区分并比较家庭固定资产和现金资产、收入对教育的影响,充分考虑家庭资产对不同阶层家庭的消费在影响上存在异质性。本文以微观家庭住房价值与家庭教育消费之间关系为研究视角,利用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从实证角度对家庭资产影响家庭教育支出决策的作用机理和异质性进行检验,以期减少中国教育不平等提供参考,为政府制定相关教育支出政策给予实证依据。

2 数据介绍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ina household finance survey, CHFS)2019年的调查数据。该微观数据详细考察了家庭资产配置,包括房产和现金及其他金融资产价值,还有居民消费支出的分类值和家庭基本特征,这对从微观角度研究家庭资产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提供了全面的数据支持。

2.2 变量介绍

本文研究家庭教育支出是指整个家庭成员对教育的消费,总的家庭教育支出,而不只是孩子的教育费用。CHFS对家庭支出结构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其中有一项是:过去12个月教育培训支出是多少,这一项就作为家庭教育支出变量。另一个被解释变量家庭教育负担,选用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CHFS中有对自有房子当期市价进行调查,本文就用该变量代表家庭的住房价值并作为研究的核心解释变量。如果家庭没有自有住房,该户的住房价值就设定为0。由于用住房价值对教育支出回归时会存在遗漏重要解释变量,造成内生性问题,因此借鉴陈永伟等^[12]在文中选用“住房价值增值”作为住房价值的工具变量。CHFS中有对房屋构成本和房子当期市价进行提问,将2个变量的差值作为本文的工具变量,通过这样构造出的数据是外生变量。

表1为本文所使用的变量的描述统计,其中教育支出为4590元,高于陈永伟等^[12]教育支出均值3971元,反映了家庭教育支出上涨的趋势。教育支出的标准差(6588元)大于教育的均值(4590元),说明居民教育支出的差异大于人均收入差异,这与裴育等^[13]的结论一致。住房价值的标准差约为均值的两倍,反映了居民住房价值的显著差异。

表1 变量的描述统计

Tab.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variables

变量名	定义	均值	标准差
eduexp	教育支出/元	4 590.141	6 588.403
housing	住房价值/万元	27.178	54.580
Δ housing	住房增值/万元	8.969	26.844
cash	现金及存款总额/元	25 064.430	89 505.230
income	收入/元	52 161.420	53 821.320
urban	城乡虚拟变量	0.361	0.480
Age	年龄	9.142	3.543
CHFS_GEN	性别(男=1,女=0)	0.526	0.499
NUM_FML2	家庭规模/人	3.249	1.817
school	上哪级学校	2.903	0.778
edu_f	父亲的教育	2.465	1.396
JOBCLASS_f	父亲的职业	2.440	1.612
edu_m	母亲的教育	2.261	1.363
JOBCLAS0_m	母亲的职业	1.890	1.572

2.3 中国家庭教育支出及教育负担状况及研究假设

对样本数据按城乡、收入和住房价值六等分比较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情况,结果显示:

(1) 城乡家庭的对比。首先城镇家庭中子女接受教育的自我期望和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均高于农村家庭;城镇家庭教育投资总支出远高于农村家庭,这与韩军辉等^[14]的研究结果城镇家庭教育投资支

出几乎是农村家庭的3倍相一致。

(2) 按家庭收入水平将所有样本从低到高分分为6组,在过去12个月内家庭教育支出均值依次为3 395.67、3 758.31、3 750.59、4 325.32、5 132.69和7 576.35,随收入水平提高教育支出增加的趋势很明显,尤其是最高收入组,教育支出明显高于其他组。

(3) 根据住房价值将样本分6组,过去12月中家庭教育支出均值分别为2 943.80、3 555.90、4 161.78、4 759.45、5 382.97和7 750.65,在低分位数组内住房价值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并不明显,当住房价值足够高时,教育支出才呈现更高水平。

以上教育支出衡量的是家庭对教育的支付能力,而用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重衡量的是家庭对教育的支付负担。

一是分析不同收入组家庭教育负担,家庭教育负担随收入下降趋势明显,高收入组家庭教育负担远远低于低收入组。高收入家庭和低收入家庭的教育负担系数并不一样,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总支出负担率最高(2007年为12.63%),随着收入分位提高,家庭承受的教育负担下降,2007年最高收入组家庭的教育占收入的5.20%。

二是根据住房价值分组的家庭教育负担下降趋势与收入组有所不同,住房价值最低组的教育负担依然是最高的,但教育负担最低的并不是住房价值最高组,而是中间组。这一数据支撑了城镇居民家庭教育支出的“刚性”特点,即:教育支出不能随收入的降低等比例下降,低收入家庭不得不将其收入的更大比重用于子女的教育^[15]。这一结论与Lino^[16]的结论相反,高收入分位的美国家庭单个子女的教育和抚育支出占对子女总支出的15%,显著高于低收入分位的家庭的9.7%。

总体而言教育支出与家庭收入和住房价值存在正向相关性,高收入家庭比低收入家庭、高房产家庭比低房产家庭更能担负起教育的成本和物质保障。由此本文提出2个可供检验的假设:

假设1 随着收入增加,家庭教育支出会增加,同时家庭教育负担减轻。

假设2 住房价值对家庭教育支出有资产效应,且能减轻家庭教育负担。

下文拟采用基本回归、工具变量回归和半线性回归对家庭资产对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的影响进行深入实证研究。

3 计量设定

3.1 基本回归

为考察住房财富对教育支出绝对值和相对值的影响,首先建立教育支出绝对值影响因素的线性回归模型:

$$\ln(\text{eduexp})_i = \alpha_0 + \alpha_1 \ln \text{housing}_i + \alpha_2 X_i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中: $\ln(\text{eduexp})$ 为家庭教育支出的对数值; $\ln \text{housing}$ 为该家庭住房财富的对数; 家庭的其他特征变量就概括在 X 中, X_i 为模型的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的收入、现金及其他存款、孩子所处的年级、父母双方的教育、职业情况; ε 为没有被控制的随机变量; α_0 、 α_1 、 α_2 为待估计的系数。家庭教育投资决策的经典理论:数量-质量替代理论,效用最大化是家庭行为的基本准则,基于替代理论和投资动机模型,学者们对影响家庭教育投资行为(意愿)的因素进行了大量研究,多数文献认为收入是影响家庭教育投资的重要因素^[17]。本文的核心是住房与教育支出的关系,即 α_1 代表当家庭的住房价值增加1%会带来教育支出增长的百分比,根据假设1,该系数应该是显著大于0的。

家庭教育支出的绝对值无法全面衡量家庭对教育的重视程度,而教育支出比例从家庭消费结构的视角反映一个家庭的教育负担。教育负担的大小不仅要考虑教育的绝对支出,还应同时考虑总的消费能力。当两个家庭的教育支出水平相同时,并不意味着教育负担一样,因为收入低的家庭会抑制其他消费意愿而保障教育,教育支出占家庭总支出的比例就会更高。因此本文还建立了教育负担的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

$$\text{edubur}_i = \beta_0 + \beta_1 \ln \text{housing}_i + \beta_2 X_i + \theta_i \quad (2)$$

式中: edubur 为家庭教育负担,用教育支出占总支出的比重来衡量,其他变量与教育支出模型相同; β_1 为当家庭的住房价值增加1%会带来教育支出占比的变化值。

以上的两个模型中可能会遗漏一些家庭教育支出及比例的影响因素,且遗漏因素同时会影响家庭住房价值,当遗漏变量与解释变量相关时,最小二乘估计不再是一致的,其偏差被称为“遗漏变量偏差”。为得到一致估计,本文采用工具变量回归法对以上模型重新进行估计。

3.2 半线性模型

事实上,对不同的阶层的消费决策并不一样,在不同的住房价值水平,住房价值与家庭教育消费之间的规律可能并不是一条直线,为探讨其非线性的关系,以下将引入非线性模型进一步分析。首先假设家庭教育支出是住房价值的非线性函数,与其他解释变量是线性关系:

$$\ln(\text{eduexp})_i = f_1(\ln \text{housing}_i) + \delta_1 X_i + \epsilon_{1i} \quad (3)$$

式中:函数 $f_1(\cdot)$ 为住房价值对教育支出的非线性影响; $\delta_1 X_i$ 为其他解释变量对教育支出的线性作用。然后按住房价值对样本进行排序后,对相邻的样本进行差分,得

$$\Delta \ln(\text{eduexp})_i = \Delta f_1(\ln \text{housing}_i) + \delta_1 \Delta X_i + \Delta \epsilon_{1i} \quad (4)$$

当样本量足够大时, $\Delta f_1(\ln \text{housing}_i) \rightarrow 0$, 上式就变为

$$\Delta \ln(\text{eduexp})_i = \delta_1 \Delta X_i + \Delta \epsilon_{1i} \quad (5)$$

因此先用 OLS 回归,得到 δ 的估计值 $\hat{\delta}_1$, 并计算出残差值:

$$\mu_i = \ln(\text{eduexp})_i - \hat{\delta}_1 X_i = f_1(\ln \text{housing}_i) + \epsilon_i \quad (6)$$

当 ϵ_i 满足独立同分布,就有 $\mu \rightarrow f_1(\ln \text{housing}_i)$, 利用局部加权回归散点平滑法就可展示出 $f_1(\cdot)$ 的函数形式。

对教育负担的研究就是将以上各模型的被解释变量教育支出的对数换成教育负担值:

$$\text{edubur}_i = f_2(\ln \text{housing}_i) + \delta_2 X_i + \epsilon_{2i} \quad (7)$$

函数 $f_2(\cdot)$ 为住房价值与教育负担的非线性关系:

$$\Delta \text{edubur}_i = \Delta f_2(\ln \text{housing}_i) + \delta_2 \Delta X_i + \Delta \epsilon_{2i} \quad (8)$$

当 $\Delta f_2(\ln \text{housing}_i) \rightarrow 0$, 式 (8) 为

$$\Delta \text{edu}_i = \delta_2 \Delta X_i + \Delta \epsilon_{2i} \quad (9)$$

用 OLS 估计出 δ_2 的估计值 $\hat{\delta}_2$ 后,利用残差与 $\ln \text{housing}_i$ 做局部加权散点平滑,从而可得出 $f_2(\cdot)$ 的函数形式。

4 计量分析结果

4.1 基本回归结果

表 2 中前两列为各项因素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家庭收入是家庭消费决策的重要基础,家庭收入对教育支出有显著的正效应,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变量的情况下,家庭收入每增加 1% 教育支出会提高 16% 左右。说明收入越高的家庭对教育投资越高,这一结果验证了假设 1。

家庭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大于资产,房产是家庭的存量财富,住房价值对消费的影响是逐渐分配到生命周期的每一个消费阶段,房产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住房和现金存款虽然都是家庭资产,住房价值对教育支出的影响显著且明显高于现金存款。产生这一结果与中国的传统置业观念有关,拥有房产是“成家立业”的前提,房产作为中国家庭的主要家庭资产,住房价值增值的财富效应促进家庭对教育的消费。中国家庭的现金存款往往最终也是流向房地产市场,在没有转变为住房价值前资产效应则会较弱。住房价值增长有利于人们对经济有信心,从而提高消费倾向,增加教育支出。家庭经济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投资结构,除书本费和学杂费以外的其他教育支出受到了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并且成为家庭之间教育开支差异的重要组成部分。

表 2 后两列为教育负担的影响因素回归,与前两列教育支出的绝对值的回归结果对比,可得出以下几个重要结论:① 收入和住房对教育负担有显著的缓解作用,而家庭的现金存款对教育负担没有显著影响。② 城市的教育负担高于农村,这与城市中父母对子女的课外补习和兴趣培养极其重视有关。③ 男女性别存在显著差异,男孩家庭的教育负担高于女孩家庭。

为检验是否真的存在内生性问题,本文进行了 Hausman 检验 ($\text{Prob} > \chi^2 = 0.9942$),结果显示基本回归的系数与工具变量法的回归系数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证实了内生性问题存在。进一步检验工具变量的有效性,工具变量个数等于内生变量个数,进行弱工具检验,最小特征值统计量为 16.43, > 10 。故该工具变量是强工具,第 1 阶段的回归结果中,住房价值的变动值与住房价值有强相关性,说明用住房价值变动值作为工具变量很合适。第 1 阶段回归结果显示,住房价值的系数为 0.053,显著大于 0,表

明受房价波动影响, 现有住房价值有很大部分来源于房价的增长, 回归结果与不断高攀的房价相适应。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的第2阶段估计系数与之前

的 OLS 估计系数的显著性和符号完全一致, 工具变量法的系数及其标准差都大于基本回归系数及其标准差。

表2 基本回归结果

Tab. 2 Basic regression result

VARIABLES	ln eduexp		edubur	
	(1)	(2)	(3)	(4)
ln housing	0.220*** (0.030)	0.142*** (0.033)	-0.006** (0.002)	-0.010*** (0.003)
ln cash	0.018** (0.007)	0.013* (0.008)	0.001 (0.001)	0.002 (0.001)
ln income	0.174*** (0.025)	0.157*** (0.025)	-0.012*** (0.002)	-0.012*** (0.002)
urban		0.317*** (0.089)		0.025*** (0.007)
age		0.039* (0.021)		0.004** (0.002)
CHFS_GEN		0.022 (0.074)		0.015** (0.006)
NUM.FML2		0.046** (0.021)		0.001 (0.002)
school		-0.058 (0.096)		-0.001 (0.008)
edu_f		0.111*** (0.034)		0.002 (0.003)
JOBCLASS_f		-0.049* (0.027)		-0.002 (0.002)
edu_m		0.073** (0.035)		0.001 (0.003)
JOBCLAS0_m		-0.016 (0.027)		-0.001 (0.002)
Constant	4.832*** (0.250)	4.387*** (0.323)	0.300*** (0.022)	0.256*** (0.026)
Observations	3 871	3 871	3 871	3 871
R^2	0.381	0.504	0.131	0.220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4.2 半线性回归结果

为考察住房价值与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以下分别进行半线性回归, 依次报告结果并进行分析。表3第1列报告了教育支出为被解释变量的半线性模型(6)的线性项估计结果, 线性项

是指剔除住房价值外的其他所有解释变量, 估计系数的方向与表3中(2)的报告结果一致, 但由于没有加入住房价值变量, 系数的显著性比前述模型要弱。得到线性项的估计系数后, 根据式(9)求出残差, 然后进行局部加权散点平滑回归。

表 3 半线性模型的线性项估计结果

Tab. 3 Estimation results of linear terms of semilinear model

VARIABLES	(1) ln eduexp	(2) edubur
ln cash	0.015** (0.007)	-0.034*** (0.061)
ln income	0.171*** (0.024)	-0.019*** (0.002)
urban	0.448*** (0.083)	0.016** (0.007)
age	0.038* (0.021)	0.004** (0.002)
CHFS_GEN	0.022 (0.074)	0.015** (0.006)
NUM_FML2	0.049** (0.023)	0.001 (0.002)
school	-0.054 (0.096)	-0.001* (0.008)
edu_f	0.119*** (0.034)	0.001* (0.003)
JOBCLASS_f	-0.048* (0.027)	-0.002 (0.002)
edu_m	0.087** (0.035)	-0.001* (0.003)
JOBCLAS0_m	-0.014 (0.027)	-0.001 (0.002)
Constant	4.457*** (0.323)	0.251*** (0.026)
Observations	3 871	3 871
R ²	0.458	0.319

注: * 表示 $p < 0.05$, ** 表示 $p < 0.01$, *** 表示 $p < 0.001$

该部分关注家庭异质性,对家庭教育消费进行层次性划分,以区分住房价值对不同种类家庭消费的影响。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后,随住房价值越大教育支出受住房价值的影响作用越大。如图 1 所示,当住房价值很低时,其对教育支出几乎没有影响,当住房价值处于较高水平时,其对教育支出的影响很明显。采用同样的方法对住房价值与教育负担的关系进行研究,住房价值与教育负担之间的关系表现出 Z 型,这与住房价值与教育支出的关系相反,教育负担受住房价值的影响随住房价值增加而减小。当住房价值处于中间值时,住房价值稍增加就

能显著降低家庭教育负担,随住房价值继续增加,其对教育负担没有明显影响。

家庭教育投入的不平等影响子女获取教育资源的平等性,家庭间人力资本积累的差距在未来体现为收入差距,实现不平等代际传递^[15]。教育机会获得的族群差异仍然存在,教育机会在社会各阶层间所呈现出的不均等分布,将教育机会不平等置于宏观社会历史变迁的背景下,人力资本的外溢性将增加代际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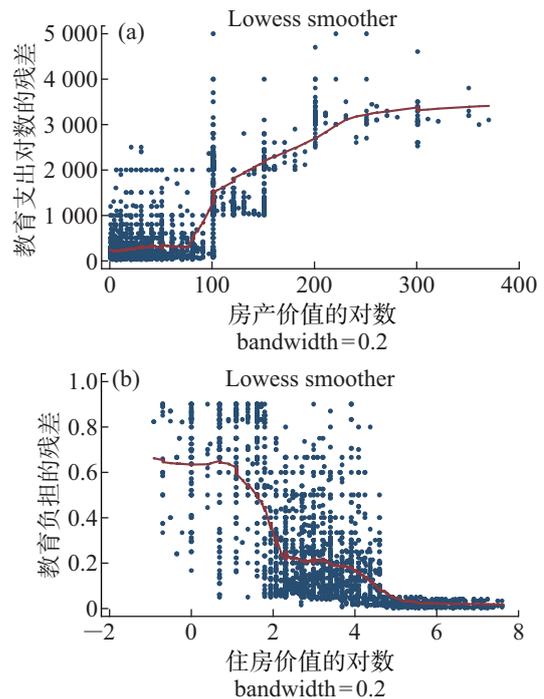


图 1 局部加权散点平滑回归结果
Fig. 1 Estimation results of locally weighted scatter smoothing

5 结 论

本文将住房价值对教育消费决策的影响作为核心进行深入研究,从家庭资产多元化的视角分析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的影响机制。通过工具变量法验证了住房价值对家庭教育支出和教育负担有重要影响,住房价值不仅能增加家庭教育支出,还能有效缓解家庭教育负担。家庭收入对消费的影响大于资产,房产是家庭的存量财富,住房价值对消费的影响是逐渐分配到生命周期的每一个消费阶段,房产的边际消费倾向比较低。考虑到中国家庭之间的收入、父母的文化资本差距和多元化的教育需求,不同背景的家庭教育消费决策存在较大的差异,通过对住房价值与教育支出、教育负担做局部加权散点平滑回归发现了不同社会阶层受住房价值的影响差

异。当住房价值处于较低水平时,家庭住房增值对教育支出没有资产效应,但对教育负担有显著缓解作用。住房价值越高,教育使其为了保持地位优势的重要中介机制,对家庭教育支出的促进作用就越明显。

本文结合马斯洛需求理论,从社会阶层的视角分析了家庭教育不平等的原因,因此提出要重视对教育消费观念的引导,教育投入既是消费又是投资,即使受教育后依然面临就业困难,但居民素养的提高有利于家庭的发展和社会的和谐,树立健康的教育消费理念。资产对居民的消费影响不仅存在资产效应还有财富效应,两者的不同在于,资产效应刻画的是家庭资产变化对消费的影响,财富效应关注的是资产价格变化对消费的影响,在后续研究中将区别研究资产效应和财富效应。

根据上述研究结论,本文的政策建议主要集中在如何让居民享受到房屋价值变动带来的消费水平提高。结合我国家庭教育支出的实际情况,本文提出以下建议:①关注家庭资源禀赋差距造成的教育不平等,尤其加大农村公共教育支出规模;②高度重视信贷约束对家庭教育支出的负向影响作用,有针对性地低收入家庭提供补贴。

参考文献:

- [1] 周春芳, 苏群, 王翌秋. 农户分化背景下农村家庭子女教育投资的异质性研究: 兼论影子教育对教育结果均等化的影响 [J]. 教育与经济, 2017(2): 62-68.
- [2] 刘保中. 我国城乡家庭教育投入状况的比较研究: 基于 CHFS(2014)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中国青年研究, 2017(12): 45-52.
- [3] 刘志民, 高耀. 家庭资本、社会分层与高等教育获得: 基于江苏省的经验研究 [J]. 高等教育研究, 2011, 32(12): 18-27.
- [4] 周红莉. 城乡统筹发展下家庭教育投入的影响因素研究 [J]. 教育导刊, 2015(1): 46-49.
- [5] MAULDIN T, MIMURA Y, LINO M. Parental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s education [J].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001, 22(3): 221-241.
- [6] 楚红丽, 赵树贤. 基础教育阶段家庭教育支出影响因素的研究述评 [J]. 教育学报, 2006(6): 60-66.
- [7] 迟巍, 钱晓焯, 吴斌珍. 我国城镇居民家庭教育负担研究 [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 2012, 33(3): 75-82.
- [8] 丁小浩, 翁秋怡. 权力资本与家庭的教育支出模式 [J].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2015, 13(3): 130-142.
- [9] 田青, 董晓宇. 我国城镇家庭资产对其消费行为影响的经验研究 [J]. 财经问题研究, 2017(5): 115-122.
- [10] 李祥云, 童泽峰. 中国高等教育的代际传递及其内在机制: “学二代”现象存在吗? [J]. 大学教育科学, 2022(6): 78-86.
- [11] 郑筱婷, 孙志颖, 陆小慧. 为何“读书无用论”重返农村: 不同出身个体教育回报率变化的解释 [J]. 劳动经济研究, 2019, 7(5): 53-77.
- [12] 陈永伟, 顾佳峰, 史宇鹏. 住房财富、信贷约束与城镇家庭教育开支: 来自 CFPS2010 数据的证据 [J]. 经济研究, 2014, 49(S1): 89-101.
- [13] 裴育, 徐炜锋. 中国家庭房产财富与家庭消费: 基于 CFPS 数据的实证分析 [J]. 审计与经济研究, 2017, 32(4): 93-104.
- [14] 韩军辉, 闫艺, 孙燕. 城乡家庭学前教育机会公平性比较研究: 基于益贫指数的视角 [J]. 教育理论与实践, 2017, 37(20): 15-18.
- [15] 钱晓焯, 迟巍, 史瑶. 义务教育阶段城镇家庭教育支出的构成及不平等: 来自 2007 和 2011 的实证证据 [J]. 教育与经济, 2015(6): 25-33.
- [16] LINO M. Expenditures on children by families, 2007 [R].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CNPP Reports, 2008.
- [17] 陆雪琴, 马汴京, 陈慧文. 高等教育扩张与阶层间教育机会不平等 [J]. 中国经济问题, 2023(1): 180-196.